

序

月老一人耳，而金蓮赤烏遍天下，安能盡察才矩貌，審姻察緣，而一一蒂挽之，不令孤衾獨枕生怨曠之悲。設或不然，則紅絲之說無乃渺茫乎？然窺東鄰，鑿西壁，多情之綵筆偏不能畫有意之蛾眉；徑未經，道不識，而無主之霜反留付倘來之玉杵。見者驚，遇者喜，則此中有似乎非偶然所能僥倖者。彼正需，此恰有，則其間又似乎是特然而來作合者，此誰主之而又誰使之耶？明雖不露一痕，而暗實紆迴曲折，令千萬縷，散作離合悲歡，以成人倫之美意。則老人一片熱心，幾與造物同功，又安可以書生偏見，疑疑似似，而一味抹殺耶？雖然，婚姻嘉禮也。盡秣馬河洲桃夭百兩，未為不可。奈何鵲巢往往鳩奪，黃裡每每綠衣。或且詭溫家之玉鏡，或且逞卓氏之琴心，甚至逾越奔淫，呈室家之丑，紅絲不幾多事乎？孰知絲非蠶口物，紅非茜水姿，以係言功。缺托絲為名，以喜成事，因借紅作色。而細究其紅絲本體，則別自有妙。鼓鍾白屋，不諱漚麻；琴瑟朱門，何殊濯錦。非炎涼也，大都世事無端，人情莫測，不得不因其所至而盡其所至之妍媸，豈多事哉！蓋婚姻自婚姻，而性情自性情，有不得不恩而怨，怨而恩；生而死，死而生，以雜繪世事人情之態者。如不然，請觀之《賽紅絲》可也。

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